

石之
真記



砭真記凡例

一元微之載張之於崔。始亂終棄。千古同恨。西廂雖極意幹旋。然脫胎會真。文辭妙麗。長亭哭宴之後。益復泥牛入海矣。山人觀書得間。辨駁會真之妄。詳諸自序。遂復芳魂入夢。幽恨重申。以踰牆之前。定爲以張易元。踰牆之後。定爲將沒作有。非徒翻新出奇。長人眼力不小。一張生即微之前人語之詳矣。西廂詭名張琪。一無來歷。故是冊置諸不論。

一張生賦會真三十韻未完。以授紅娘。天下豈有詩未賦完。而可舉以與人者。蓋即微之所續之三十韻。心猿意馬。幻想結成者也。山人茲編。斷無疑義。

一成德隱元十大洞天之號也。靈光自闢。洞見真源。謂爲崔氏雪恨也。

可。謂爲學人指迷也可。

一神仙鬼怪。詞家惡道。山人意在傲世。寫來真是臨上質旁。凜凜可畏。
一插科打諢。調笑成趣。一則言外有言。包羅一切。一則歌舞場中。可免寂寞。

一古劇中移宮換調。類皆別自用韻。如琵琶之陳情。千金之追賢是也。
是本移宮換調。首尾俱用本韻。庶使聽者不至逆耳。

一仙人侍從。神鬼差使。惟當場度曲者。派定脚色。其餘如功曹鬼卒之類。卽以本名命之。不必派定某脚色。扮某項人。反使梨園束縛也。

一末二齣。關節頗長。二可分而爲四。聽人自便。

一人不覽會真記原文。強聒以是篇。如嚼蠟耳。茲錄會真原文於前。使人兩相比勘。始知山人非有意翻新也。

一是集南北二曲並用。俱擇梨園所習者填詞。宮商平仄。聲調陰陽。字字洗刷。使之合板。庶免他手妄行增改。反使文理不貫。

一是集閒話頗多。然俱有關名教。或指點道法。或摹寫俗情。幸毋忽焉。

砭真記 凡例



元微之會真記原文

唐貞元中有張生者。性溫茂。美丰容。內秉堅孤。非禮不可入。或朋從遊宴。擾雜其間。他人皆洵洵。拳拳若將不及。張生容順而已。終不能亂。以是年二十二。未嘗近女色。知者詰之。謝而言曰。登徒子。非好色者。是有淫行耳。余真好色者。而適不我值。何以言之。大凡物之尤者。未嘗不留連於心。是知其非忘情者也。詰者哂之。無幾何。張生遊於蒲。蒲之東十餘里。有僧舍曰普救寺。張生寓焉。適有崔氏孀婦。將歸長安。路出於蒲。亦止茲寺。崔氏婦。鄭女也。張出於鄭。緒其親。乃異派之從母。是歲渾瑊薨於蒲。有中入丁文雅。不善於軍。軍人因喪而擾。大掠蒲人。崔氏之家。財產甚厚。多奴僕。旅寓惶駭。不知所託。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。請吏護之。遂不及於難。十餘日。廉使杜確。將天子命。以統戎節令於軍。軍由是戢。鄭厚張之德甚。因飭

饌以命張中堂宴之。復謂張曰：姨之孤嫠未亡，提携幼稚，不幸屬師徒大潰，寔不保其身。弱子幼女，猶君之生也。豈可比常恩哉！今俾以仁兄禮奉見。冀所以報恩也。命其子曰歡郎，可十餘歲，容甚溫美。次命女鶯鶯，出拜爾兄。爾兄活爾。久之辭疾。鄭怒曰：張兄活爾之命，不然爾且虜矣。能復遠嫌乎？久之乃至。常服睟容，不加新飾。鬢垂黛接，霞臉斷紅，而已顏色艷異，光輝動人。張驚爲之禮。因坐鄭旁，以鄭之抑而見也。凝睇怨絕。若不勝其體者。問其年紀。鄭曰：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。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。張生稍以辭導之。不對。終席而罷。張自是惑之。願致其情。無由得也。崔之婢曰紅娘。生私爲之禮者數四。乘間遂道其衷。婢果驚沮。潰然而犇。張生悔之。翼日婢復至。張生乃羞而謝之。不復云所求矣。婢因謂張曰：郎之言所不敢言。亦不敢泄。然而崔之族姻。君所詳也。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。張曰：

予始自孩提。性不苟合。或時紈綺閒居。曾莫留盼。不謂當年終有所蔽。昨日一席間。幾不自持。數日來。行忘止。食忘飽。恐不能逾旦暮。若因媒氏而娶。納采問名。則三數月間。索我於枯魚之肆矣。爾其謂我何。婢曰。崔之貞順自保。雖所尊。不可以非語犯之。下人之媒。固難入矣。然而善屬文。往往沉吟章句。怨慕者久之。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。不然。則無由也。張大喜。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。是夕紅娘復至。持采箋以授張曰。崔所命也。題其篇曰。明月三五夜。其詞曰。待月西廂下。迎風戶半開。拂墻花影動。疑是玉人來。張亦微喻其旨。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。崔之東墻。有杏花一樹。攀援可踰。既望之夕。張因梯其樹而踰焉。達於西廂。則戶半開矣。紅娘寢於牀。生因驚之。紅娘駭曰。郎何以至。張因給之曰。崔氏之箋召我矣。爾爲我告之。無幾。紅娘復來。連曰至矣。至矣。張生且喜且駭。謂必獲濟。乃崔至。則端

服儼容。大數張曰。兄之恩。活我之家厚矣。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。奈何因不令之婢。致淫泆之詞。始以護人之亂爲義。而終掠亂以求之。是以亂易亂。其去幾何。誠欲寢其詞。則保人之姦不義。明之於母。則背人之惠不祥。將寄於婢妾。又懼不得發其真誠。是用託短章。願自陳啓。猶懼兄之見難。是用鄙靡之詞。以求其必至。非禮之動。能不愧心。特願以禮自持。母及於亂。言畢。翻然而逝。張自失者久之。復踰而出。於是絕望數夕。張君臨軒獨寢。忽有人覺之。驚歛而起。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。撫張曰。至矣。至矣。睡何爲哉。設衾枕而去。張生拭目危坐久之。猶疑夢寐。然修謹以俟。俄而紅娘捧崔氏至。至則嬌羞融冶。力不能運肢體。曩時端莊不復同矣。是夕旬有八日也。斜月晶瑩。幽輝半牀。張生飄飄然。且疑神仙之徒。不謂從人間至矣。有頃。寺鐘鳴。天將曉。紅娘促去。崔氏嬌啼宛轉。紅娘又捧之而去。

終夕無一言。張生辨色而興。自疑曰。豈其夢邪。及明。靚粧在臂。香在衣。淚光熒熒然。猶瑩於裯席而已。是後又十餘日。杳不復知。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。而紅娘適至。因授之以貽。崔氏自是復容之。朝隱而出。暮隱而入。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。幾一月矣。張生常詰鄭氏之情。則曰。知不可奈何矣。因欲就成之。無何。張生將之長安。先以情諭之。崔氏宛無難辭。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。將行之再夕。不復可見。而張生遂西。不數月。復遊於蒲。舍於崔氏者。又累月。崔氏甚工刀割。善屬文。求索再三。終不可見。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。亦不甚觀覽。大略崔之出人者。藝必窮極。而貌若不知。言則敏辯。而寡於酬對。待張之意甚厚。然未嘗以詞繼之。時愁艷幽邃。恆若不識。喜慍之容。亦罕形見。異時獨夜。搵琴。愁弄悽惻。張竊聽之。求之。則終不復鼓矣。於是愈惑之。張生俄以文調及期。又當西去。當去之夕。不復自

言其情。愁歎於崔氏之側。崔已陰知將訣矣。恭貌怡聲。徐謂張曰。始亂之。終棄之。固其宜矣。愚不敢恨。必也。君亂之。君終之。君之惠也。則沒身之誓。其有終矣。又何必深憾於此行。然而君既不懌。無以奉寧。君嘗謂我善鼓琴。嚮時羞顏所不能及。今且往矣。既君此誠。因命拂琴。鼓霓裳羽衣。序不數聲。哀音怨亂。不復知其是曲也。左右皆歔歔。崔亦遽止之。投琴泣下。流漣趨歸鄭所。遂不復至。明日而張行。明年文戰不勝。遂止於京。因貽書於崔。以廣其意。崔氏緘報之詞。粗載於此。曰。奉覽來問。撫愛過深。兒女之情。悲喜交集。兼惠花勝一合。口脂五寸。致耀首膏唇之飾。雖荷殊恩。誰復爲容。覩物增懷。但積悲歎耳。伏承使於京中就業。進脩之道。固在便安。但恨僻陋之人。永以遐棄。命也如此。知復何言。自去秋以來。嘗忽忽如有所失。於諠譁之下。或勉爲笑語。閒宵自處。無不淚零。乃至夢寐之間。亦多叙感。

咽離憂之想。綢繆繾綣。暫若尋常。幽會未終。驚魂已斷。雖半衾如煖。而思之甚遙。憶昨拜辭。條逾舊歲。長安行樂之地。觸緒牽情。何幸不忘幽微。眷念無斃。鄙薄之志。無以奉酬。至於終始之盟。則固不忒。鄙昔中表相因。或同宴處。婢僕見誘。遂致私誠。兒女之情。不能自固。君子有援琴之挑。鄙人無投梭之拒。及薦枕席。義盛意深。愚幼之心。永謂終託。豈其既見君子。而不能定情。致有自獻之羞。不復明侍巾櫛。沒身永恨。含嘆何言。倘仁人用心。俯遂幽劣。雖死之日。猶生之年。如或達士畧情。捨小從大。以先配爲醜。行謂要盟之可欺。則當骨化形銷。丹誠不泯。因風委露。猶託清塵。存歿之情。言盡於此。臨紙嗚咽。情不能申。千萬珍重。珍重千萬。玉環一枚。是兒嬰年所弄。寄充君子下體之佩。玉取其堅潔不渝。環取其終始不絕。兼綵絲一絢。文竹茶碾子一枚。此數物不足見珍。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。俾志如

環不解。淚痕在竹。愁緒縈絲。因物達誠。永以爲好耳。心邇身遐。拜會無期。
 幽憤所鍾。千里神合。千萬珍重。春風多厲。強飯爲佳。慎言自保。無以鄙爲。
 深念。張生發其書於所知。繇是時人多聞之。所善楊巨源。好屬詞。因爲賦。
 崔娘詩一絕。云。清潤潘郎玉不如。中庭蕙艸雪銷初。風流才子多春思。腸。
 斷蕭娘一紙書。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。曰。微月透簾櫳。瑩光度。
 碧空。遙天初縹緲。低樹漸葱曨。龍吹過庭竹。鸞歌拂井桐。羅綺垂薄霧。環。
 佩響輕風。絳節隨金母。雲心捧玉童。更深人悄悄。晨會雨濛濛。珠瑩光文。
 履。花明隱繡龍。瑤釵行彩鳳。羅幙掩丹虹。言自瑤華圃。將朝碧玉宮。因遊。
 維城北。偶向宋家東。戲調初微拒。柔情已暗通。低鸞蟬影動。迴步玉塵蒙。
 轉面流花雪。登床抱綺叢。鴛鴦交頸舞。翡翠合歡籠。眉黛羞頻聚。脣朱暖。
 更融。氣清蘭麝馥。膚潤玉肌豐。無力慵移腕。多嬌愛歛躬。汗光珠點點。髮

亂綠鬆鬆。方喜千年會。俄聞五夜窮。留連時有限。繾綣意難終。慢臉含愁態。芳詞誓素衷。贈環明遇合。留結表心同。啼粉流清鏡。殘燈遠暗蟲。華光猶冉冉。旭日漸瞳瞳。乘鶯還歸雒。吹簫亦上嵩。衣香猶染麝。枕膩尙殘紅。暮幕臨塘艸。飄飄思渚蓬。素琴鳴遠鶴。清漢望歸鴻。海闊誠難度。天高不易冲。行雲無定所。蕭史在樓中。張之友。聞之者。莫不聳異之。然而張亦志絕矣。積特與張厚。因徵其辭。張曰。大凡天之所命。尤物也。不妖其身。必妖於人。使崔氏子。遇合富貴。棄嬌寵。不爲雲爲雨。則爲蛟爲螭。吾不知其變化矣。昔殷之辛。周之幽。據萬乘之國。其勢甚厚。然而一女子敗之。潰其衆。屠其身。至今爲天下僂笑。予之德不足以勝妖。是用忍情於時。坐者皆爲深歎。後歲餘。崔已委身於人。張亦有所娶。適經其所居。乃因其夫言於崔。求以外兄見。夫語之。而崔終不爲出。張怨念之誠。動於顏色。潛賦一章。詞

曰。自從消瘦減容光。萬轉千迴懶下牀。不爲傍人羞不起。爲郎憔悴却羞
耶。竟不之見。後數日。張生將行。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。棄置今何道。當時
且自親。還將舊來意。憐取眼前人。自是絕不復知矣。時人多許張爲善補
過者矣。予嘗於朋會之中。往往及此。意者欲使知之者不爲。爲之者不惑。
貞元歲九月。執事李公垂。宿於余靖安里第。語及於是。公垂卓然稱異。遂
爲鶯鶯歌以傳之。歌曰。伯勞飛遲燕飛疾。垂楊綻金花笑日。綠牕嬌女字
鶯鶯。金雀鴉鬢年十七。黃姑上天阿母在。寂寞霜姿素蓮質。門掩重關蕭
寺中。芳艸花時不會出。河橋上將亡官軍。虎旗長戟交壘門。鳳凰詔書猶
未到。滿城戈甲如雲屯。家家玉貌棄泥土。少女嬌妻愁被虜。出門走馬皆
健兒。紅粉潛藏欲何處。嗚嗚阿母啼向天。窗中抱女投金鈿。鉛華不顧欲
藏艷。玉顏轉瑩如神仙。此時潘郎未相識。偶住蓮館對南北。潛歎恹恹阿

母心爲求白馬將軍力。明明飛詔五雲下。將選金門兵悉罷。阿母深居雞
犬安。八珍玉食邀郎餐。千言萬語對生意。小女初笄爲姊妹。丹誠寸心難
自比。寫在紙箋方寸紙。寄與春風伴落花。彷彿隨風綠楊裏。牕中暗讀人
不知。剪破紅綃裁作詩。還怕香風易飄蕩。自令青鳥口銜之。詩中報郎含
隱語。郎知暗到花深處。三五月明當戶時。與郎相見花間路。

金夏着眼在三十二之句。真是如來
三十二相。揭穿三千大千世界。凡
所有相皆。是虛妄三十二之形繪也。
到底如來日不可說。不可說。爲

